

高僧傳卷第十二

十四

尹

高僧傳卷第十二 忘身誦經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尹二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宋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
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
上有石盂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
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
夔出山輒晷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
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廼歎
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

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
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啜羣羣
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
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
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蠅蟲晉末至
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廼捨戒爲
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
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
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

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
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
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
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
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

尹二

二

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
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
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
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

轉略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
廻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
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
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
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
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
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
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
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

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
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
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闔維之煙焰衝天七
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即於其處起
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
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
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尹二

三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富少孤
居貧而篤學無馱採薪為燭以照讀書及至
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衛

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
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
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
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
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
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
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
我幻骸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
即自取劫刀畫脅至臍羣劫更相咎責四散
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

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輦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旣重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

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
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
子精勤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
寺廼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

尹二

四

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廼還寺
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
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
衆及費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
行香行香旣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

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
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間唱一
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
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
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
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
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
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
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

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
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
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
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
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
尹二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
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
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
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
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

之廼歆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
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
成連竒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洹
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
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髣髴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

中出都憇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
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
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
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
武深加敬異致問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
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
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
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北
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
不能步下令人啓閭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

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
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
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
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
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
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
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
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
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
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
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迺盡帝
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
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
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
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
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
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
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

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
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為結苦
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
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
為收灰起塔

尹二

七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
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葉
後誓志燒身廼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
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
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

鼻廼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未明未
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
遣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末初
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阯之仙山寺
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
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
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
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
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

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
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
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
命也是故貪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
餌木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
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為撤一食以續餘命
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
已瞻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
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

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
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
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
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
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剝
肌貿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
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
愛或以情析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
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
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

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
一指廼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
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
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
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
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
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
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旣盡蟲亦俱逝是故羅
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
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

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
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
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
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
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
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
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
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
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旣廣恥奪
其操於是僂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

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
城芬梧菊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
千秋尚美萬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
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
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
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

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比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尹二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十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

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冶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

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
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
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
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感歎
神感後不知所終

尹二

十一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
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
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迺去後
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
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

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
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廼悔悟知貪
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
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
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
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
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
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

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
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
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
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
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
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
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
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歧
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
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

房呼今上乘罔歛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
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
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
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
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
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
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尹二

十二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
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
常聞閤中有彈指讚嘆之聲嘗於小雷遇風

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
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
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
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
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
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
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
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
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

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
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
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
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

尹二

十三

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
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
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
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圓廁見一鬼致

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
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
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
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
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
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
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
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
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

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
蟲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
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
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
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
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
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
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率
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
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
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
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
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
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赦然而去於是聚集
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
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
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
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

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白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

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
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
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
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顛重其真素要出安止
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摠於永興邑立紹玄寺

尹二

十五

復請明往往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
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
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
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

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

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
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
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誦
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
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
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
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
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
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

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
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末明十年
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
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
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

尹二

十六

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
巖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
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
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

顯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顯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

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
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
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
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尹二

十七

齋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
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
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
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
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

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
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
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
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
于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
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
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
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
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
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淫
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
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
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爲祈請韶
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
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
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
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
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

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
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
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
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
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與虛哉若乃凝寒靖
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適亮
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
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

尹二

十八

讚曰法身旣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
思無怠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

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夔

渠龜切

鼻

尺救切

嚏

子合切

慄

力荏切

技

無粉切

芬苾

苾毗必切

僑

渠驕切

續

苦謗

切絮也

餌

忍止切

緬

彌充切

懌

羊益切

蜚

芳微切

飛穀

胡谷切

剝

苦胡切

彪

悲幽切

蔚蔚

孔蔚烏切

蔚於胃切
蔚草木盛貌
優俳切
優於求切
俳雜戲也
滑稽

滑古忽切
滑稽談諧也
堅奚
郫蒲麋
罔俱永
矚之蜀

也
妓居偽切
載物也
歎許勿切
溜側持
覲胡狄切

也
園廁吏切
園情切
廁初
秦獸曰秦
養
道慈秋

尹二

十九

